

夷堅志 第六冊

宋

洪邁著

進步書局校印

筆記小說大觀集

大
家

大
家

大
家

大
家

大
家

夷堅志卷二十六

宋 洪邁撰

石六山美女

甯越靈山縣外。六山相連。故名曰石六山。巖谷奇偉。山容秀絕。舊為墟市。居民益廣。商旅交會。至於成邑。郡胥甯賞。主藏於驛口。嘗以未曉起盥櫛儀。一女子至。荷筠筒。候門徘徊羞怯。將汲井。賞凝睇久之。蓋美色也。所著布縷潔白無垢汙。妍為異物。執而訊之。對曰。我只山下村家。喪夫半載矣。舅姑嚴急。每天明必使負水。少遲則遭撻。不計其數。臂脊常流血。不如無生。因汪汪泣下。賞已羨其色。又悅其語音儂利。欲加以非義。拒不肯。賞奮怒。令驛卒繫之柱間。殊不懼怖。至晚始悲告求釋。賞再詰之。收淚而言曰。碧嵩之前。綠水之濱。喬木之上。白雲之間。君幸勿相苛察。他日當自知。賞命解縛遣之。與俱出門。倏爾不見。惟筠筒在焉。賞料必靈山之精。邀朋輩好事者。挈壺酒往游。冀有值遇。畧無所覩。日將暮。雲陰四合。於林杪一白獮猴。引手垂足且往。且來。擲一木葉墮前。其大如扇。書二十字於上。墨猶未乾。其詞曰。桃花洞口開。香藥落莓苔。佳景雖堪翫。蕭郎尚未來。衆傳觀驚嘆。即隨失之。賞慮其為妖孽。亟率衆奔。

歸消息。遂絕後十年。縣市一少年。狂醉繼日。因過嵒畔。逢女子。秀色奪目。留盼不能進步。女亦注視。含笑而迎曰。慕君之心。舊矣。能過我乎。少年喜甚。便握手相從。入石室。但見瓊樓瑤砌。碧玉階梯。中鋪寶帳。名香芬馥。奇葩仙卉。不可殫述。遂留飲同寢。各各愜適。居數日。女於席上歌曰。洞府深沈春日長。山花無主自芬芳。凭欄寂寂看明月。欲種桃花待阮郎。少年不思歸。女曰。與君邂逅合歡。恨不得偕老。君之家人失君久。曉夕叫呼。尋訪於絕嶺孤寂之墟。行且抵此。恐為不便。君宜遠歸。猶眷戀弗忍。不獲已而行。及家已三更。妻孥言失之兩月矣。後亦無恙。

孝感寺石魚

廣陵陳生。往孝感寺謁僧。偈暮。趣回山莊。遇樵人謂之曰。早上斫柴。樹內得石魚一枚。形狀可愛。我村野農夫。無用此物。以與君。陳袖之而歸。是夕月白風清。階前原置石盆。因納其中。掬水沃之為戲。因取酒同妻孥飲。盆水忽汎溢。浪聲漸高。久而不止。一家為之驚異。秉燭臨視。水已空竭。而魚身畧無涓滴。生嘆曰。妖由人興。禍不自作。古賢之語。豈虛哉。設或留蓄。將必為患也。遂持頑石就擊之。其鳴如雷。破成四片。腹內白蟻數百。飛走而出。莫能名為何怪也。

秦忠印背

龍州人秦忠好獵。所殺鹿豕。前後以千數。嘗因醉射一豕。中其足。逐之入一岩。行五十餘步。失蹤。徘徊至暮。無復得路。聞岩內人言。此人久射。何乃敢至此。又聞言。奉山王指揮令付獄償死。俄二更。引至一殿。仰窺緋衣神正中坐。良久。送下黃紙一幅。云秦生罪與赦緣。衣吏前讀案。記其四語曰。福不可作。禍安敢為。赦汝之罪。須用印之。忠得免甚喜。再拜而出。但不曉用印之義。徐送達於外。東方大明。冷汗浹體。回視昨嵒已不見。是日到家。家人驚云。汝去一月。不知何往。乃具道其事。自後惟覺背痛。令人視之。皮上有赤印四處。若世間篆字。經月始沒。忠遂樓心道門。盡毀獵。具有一書。名曰說異。自序云。羅漢寺僧舍歸虛子述。凡兩卷。纔十事。以其不傳於世。擇其三。

吳女盈盈

魏人王山能為詩。標韻清卓。因省試下第。薄遊東海。值吳女盈盈者來。年方十六。善歌舞。尤工彈箏。容貌甚冶。詞翰情思。翹翹出群。少年子登爭其門。不惜金帛。盈過簡嘉耦。乃許一笑。府守因龍圖召使侍宴。山預賓列。相得於樽俎之間。從之驩處累月。山辭歸。盈垂泣悲啼。不能自止。明年寄傷春曲示山。其詞云。芳菲時節。花壓枝折。

蜂蝶掩闌檻光發。一旦碎花魂葬花骨。蜂兮蝶兮何不來。空使雕欄對寒月。山作長
歌答之云。東風艷艷桃李繁。花園春入屠酥濃。龍臍透縷鮫綃紅。駕駕十二羅美容。
盈盈初見十五六。眉試青青鬟垂綠。道字不正嬌滿懷。學得襄陽大隄曲。阿母偏憐
掌上看。自此風流難管束。鶯喙含桃未噬時。便會郎時風動竹。日高一丈羅窗晚。啼
鳥壓花新睡短。膩雲纖指擺還偏。半被可怜留翠曉。淡黃衫袖仙衣輕。紅玉欄杆粧
粉淺。酒痕落腮梅忍寒。春羞入眼橫波艷。一縷未消山枕紅。斜睇整衣移步懶。才如
韓壽潘安亞。櫛果竊香心暗嫁。小花靜院酒闌珊。別有私言銀燭下。簾聲浪皴金泥
額。六尺牙床羅帳窄。釵橫啼笑兩不分。歷盡風期腰一搦。若教飛上九天歌。一聲自
可傾人國。嬌多必是春工與。有能動人情幾許。前年按舞使君筵。睡起忍羞頭不舉。
鳳凰簫冷曲成遲。凝醉桃花過風雨。阿盈阿盈聽我語。勸君休向陽臺住。一生縱得
楚王憐。宋玉才多惟解賦。洛陽無限青樓女。神龍紅牙金鳳縷。春山粉面誰家郎。只
把黃金買歌舞。就中薄倖五陵兒。一日憐新玉如土。雲零雨落止堪悲。空入他人夢
來去。浣花溪上海棠灣。薛濤朱戶皆金環。常臯筆逸玳瑁落。張祐蓋滑琉璃乾壓倒。
念奴價百倍。興來奇怪生毫端。醉眸覲紙聊一掃。落花飛雪聲漫漫。夢得見之為改

觀樂天更改尋常着。花門不肯下翠幕。竟日烜赫羅雕鞍。掃眉塗粉迨七十。老大始

頂葛蒲冠。

壽七十始頂葛蒲冠學謝自然上升之術

至今愁人錦江口。秋蛩露草孤墳寒。盛盛大雅真可

惜。爾生此後不可得。滿天風月獨倚欄。醉岸濃雲呼佚墨。久之不見予心憶。高城去

天無幾尺。斜陽衡山雲半紅。遠水無風天一碧。望眼遙空沈翠翼。銀河易闊天南北。

瘦盡休文帶眼移。忍向小樓清淚滴。又明年山適淄川。遇王通判於邸舍。出盈盈簡

欲偕遊東山。紙尾一詞云。枝上差差綠。林間皎皎紅。已嘆芳菲盡。安能樽俎空。君不

見銅駝茂草長安東。金鑣玉勒雪花驄。二十年前是俠少。纍纍昨日成良翁。幾時滿

飲流霞鍾共君倒載夕陽中。時方初夏。山已病。不克赴其約。秋中再如山東。盈已死。

王通判謂山曰。子去後。盈若平居醉寢。夢紅裳美人。手執一紙書。告曰。玉女命汝掌

奏牘。及覺。泣以白母云。兒不復久居人間矣。異日當訪我於東山。遂嗚咽流啼。其夕

竟卒。王命山作詩弔之。山立賦三章。其一云。燭花紅死睡初醒。一枕孤懷病客情。海

上有山應大夢。人間無路可長生。乾坤意入憑欄閣。風月人歸似舊清。漢殿香消春

寂寂。夕陽無語下西城。其二云。絃絕秦箏鏡任塵。細腰休舞鳳凰茵。一枝濃艷埋香

土。萬顆珍珠滴繡巾。行雨不歸魂夢斷。落花難伴綺羅春。漢皇甲帳當年意。縱有芳

魂不似真。其三云。小巷朱嬌花又春。洞房何事不歸雲。二年前過曾攜手。今日重來忽見墳。香魄已飛天上去。鳳簫猶似月中聞。縱然却入襄王夢。會向陽台憶使君。後五年山遊奉符。與同志登岱岳。至絕頂玉女池。追思嘵昔盈盈之夢。徘徊池側。心憶神會。因題於石曰。浮世繁華一夢休。登臨因憶昔年遊。人歸依舊野花笑。玉冷幾經墳樹秋。風月過情須感慨。江山多恨即遲留。如今縱擬誇才思。事往情多特地愁。又曰。柳條黃。盡杏梢新。山翠無非昔日春。花色笑春渾似醉。寂寥惟少賞花人。憶昔開粧淡紅衣。一枝紅拂牡丹微。無端不入襄王夢。為雨為雲到處飛。山歸就次。遂夢遊日觀峯北。見石上大字筆迹類盈書。一詩曰。絳闕琳宮鎖亂霞。長生未晚棄繁華。斷無方朔人間信。遠阻麻姑洞裏家。厯劫遙翻滄海水。濃春難謝碧桃花。紫台樹穩瑤池闊。鳳懶龍嬌日又斜。讀畢忽寤。是夕昏醉惆悵。有女奴來召。至一溪洞門。碧衣短鬢出迎。入宮殿。一女子玉冠黃帔。衣絳綃。長身眸容。山趨拜。女遽起止之。揖升階。少選。盈與一女偕至。微笑曰。為雨為雲到處飛。何乃尤人如此也。命進酒。各有賦咏。夜既深。二女曰。盈盈雅故。便可就寢。聞雞聲起。復置酒。珍重語別。山辭訣。悅然出洞。但蒼崖古木。非向所遇。感愴而返。

山有筆齋錄
詳記所遇

長安李妹

李妹者。長安女倡也。家甚貧。年未笄。母以售於宗室四王宮。為同州節度之妾。繩得錢十萬。王寵嬖專房。漸長益美。善歌舞。能敬事主意。一日忤旨。命車載之戚里龍州。刺史張侯別第。張頃於宴席。見其人心動不能忍。私願得之。雖竭死無憚。既而獲焉。以為籠中物。喜駭交抱。罄所蓄妓樂。張筵五六日不息。妹事之曲有禮節。大率如在王宮時。然每至調謔誘狎。輒莊色歛衽。餌以奇玩珍異。却而勿顧。張固狂淫者。必欲力制之。乘其理髮簷下。直前擁致之。妹大呼啜泣走。取其佩刀。將自剄。婢媵奪救得止。由是浸不合張意。張恥且怒。被酒挺刃。突入室逼之。妹猶自若。謂之曰。婦人以容德事人。職主中饋。妹不幸。幼出賤流。鬻身宮邸。委質妾御。不獲託久。要於良家。罪責滋大。幸蒙同州憐愛。許侍巾屨。同州性嚴忌。雖親子弟。猶不得見妹之面。偶因微謹。暫託於君侯側。所以相待愈於愛子矣。不圖君侯乃欲恃貨利見盡。而又憑酒仗劍。威脅以死。欺天罔人。暴媒女子。此誠烈誼丈夫所不忍聞。妹甯以頸血汙侯刀。願速斬妹頭送同州。正死不憾。遂膝行而前。拱手就刃。張羞愧流汗。掖之使起曰。我安敢如是。而今而後。何施面目復見同州哉。自是不復與戲言。妹竟縊死。它日張晝寢。見

妹披髮而立曰。為妹報同州。已辨於地下矣。張大惧。悒悶不食。數日而卒。初時張嘗為王山談其節。故山為作傳。亦見筆錄。

市師貧士相

王珩產楚。自明州入京師。赴省試。揭榜前一日。獨在邸舍。時年方二十。以貧甚不出游。俄有貧士前揖。以為丐者畧不顧視。士忽發問曰。秀才待榜乎。王曰。然。君豈善相人耶。珩今舉可得否。士曰。秀才能從吾飲。當言之。王曰。我正乏旅費。無酒資。士傾袖中錢數百曰。用此足矣。王頗異焉。即相與詣旗亭酌數杯。罷復叩之。曰。明日榜出。幸為決得失。士曰。後日方榜出。明日未也。王曰。恰已見宣押台官入貢院拆封。何由留連信宿。士曰。我但知如是耳。秀才卒未登第。直到五十八歲乃可。王曰。倘如所言。前程當不能遠大。曰。却有些好處。才了當便任京局。不三年。超遷卿監。連典大郡作監司。壽登八十。王意氣不懌。捨之去。頃遇太學齊僕過門。問以放榜事。僕曰。奏卷錯誤。展作後日。王始驚嘆。已而不第。尋訪貧士。更無識之者。後悉如其說。王以大觀己丑成名。建炎初為京西轉運使。甲志嘗載其夢中詩云。

徐五秀才

鄱陽槐花巷以大槐得名。其木枝老幹。由來久矣。慶元四年正月。浮梁人徐五秀才入城輸租。值積雨妨悶。縱遊塵市。經過巷中。到樹下。拊摩而嘆曰。此木根本皆朽蠹。但存枯皮。而柯葉尚能蔚茂。不知閱歲幾何。得非世俗所傳如老樹精之類乎。不然。何以若是之異。復再三拊嘆而去。獨行歸邸。掩闌明燭。酌酒至更闌。將就寢。聞剥啄叩戶者。啟而視之。一青衣椎髻。丰韻楚楚。徐謂必倡家。見我旅宿。故來相就。邀入坐。未欲遽媒狎姑。問之曰。汝為何人之女。乃中夜過我乎。答曰。妾乃槐花巷內大槐之精也。晝日承辱郎君惠顧。惻然興憐。感恩義殊常。是用致謝。家有尊屬。不敢久留。離合有時。更俟他日。君善自珍愛。斂袖而起。忽忽不見。徐懷想待旦。目不交睫。為友人言。不復再詣彼處。三忠甲所書方三適女子。正此云。

東鄉僧園女

慶元三年。浮梁東鄉寺僧法淨。以暮冬草枯之際。令童行挈稻糠。入茶園培壅根株。見林深處。一美女未及笄歲。長裙大髻。衣服光淨。兩丫鬟從於後。色貌妍麗。嘻怡含笑。斂袖前揖曰。和尚萬福。淨應喏。既而思之曰。此間四向無居人。山前谷畔。縱有三兩家婦女。皆農樵醜惡。豈有如是綽約花姿者。茲為鬼魅何疑。不可領略。以招蠱。

媚。遂袖手印誦楞嚴咒。大聲咄叱以威之。女嗚嗚大笑。斥法淨名曰。和尚。你也好笑。縱饒念得楞嚴神咒數百千遍。又且如何。我不是鬼。怕甚神咒。淨曰。汝是何妖孽。入吾園中。以容色作變怪。我身為僧。披如來三事之衣。持佛書。齋戒修潔。雖鬼神魔幻。安可害我。汝速去。女曰。兒實良人家。因隨衆出郭。迷蹤到此。願和尚慈悲。指示歸路。兒之幸也。何事以鬼物相待。淨便從左方出。女又謝曰。所謂誤入桃源。更容閑看。霎時。乃穿蹊叢中。不避荆棘。良久。三人俱化為狐。嘯聲可怖。淨駭惧。執童子大呼而奔。徑還舍。喘卧心不甯者累日。

姜七家猪

壽春民姜七。居於府市。邀接商旅作牙儈。慶元三年七月。常聞後園有悲泣之聲。閉戶審視。則無所覩。又兩月。五客負販南藥至。一姓陶。一姓祝。一姓何。一姓吳。一姓董。同宿房中。其夜聞泣聲切切。於門隙窺之。乃園中牝猪也。五客皆出。呼問之。曰爾已墮畜類。故應受業。何得在此作怪。猪應答如人言。我是姜七祖母緣在生之日。專養母猪。多育豚子。貨易與人。一歲之間。動以百數。用此成立家計。遂受罰償填。追悔無及。明日衆以告姜。勸其加飼養。姜怫然曰。畜生之言。何足為信。我已數月來知之矣。

見怪不怪。其怪自壞。設若真个是祖母。又且如何。不可聽他。一任自在。衆皆不復語。
祝客者建呂人。申戒尤力。姜發怒責之。纔兩日得疾。恨猶為祟。喚王屠執搏去。宰殺
取錢。聞三日。姜手足盡生黑毛。化為四脚。呻吟痛苦。若就刀時。到晚而絕。妻正懷孕。
滿十月生女。頭面兩手是人形。惟兩猪足。而偏體黑毛。母抱棄於水中。

姜店女鬼

姜七家對面。有空屋一所。相傳鬼魅占處。無人敢居。姜貸為客房。以停貯車乘器仗。
常見一女子。晚夕循繞往來。客浸米在盆。則為淘洗。炊火造飲食。則為置新飯畢。又
為滌器收拾。問其何人。不肯言。終日未嘗發聲。一客乘醉。悅其少年白皙。欲擁抱之。
惟笑而不答。值夜。亦前後行遊。或推戶入客舍。及出。則掩之。未嘗與人作禍。程三客
者。古田人。平日食素。持穢跡。咒有功。目覩其事。謂他人曰。安有鬼物公然出現而得
甯帖者。我當去之。乃潛結法印。誦咒。女斂袂侍立。聽至百遍。拊掌大笑而退。老父云。
此女祟出沒。今二三十年。屢經術士法師攝。只是大笑。暫隱不過百日。依然若初云。

顏氏店驚

慶元三年十月。姜七家五客起離。榷場到淮岸。候北界。放客過淮。以十一月往顏氏。

之身。妖氣充滿。禍至無日。不可不慮。吾能行五雷法。書符救人。當為任此責。即研硃作符一道。付之曰。還邸時。然與司命王奉其戒。納符於竈中。女色變股栗。俄雷火燃。燐從竈出。徑入房屋。霹靂一聲起。女大叫。王走視之。寂無人矣。

璩小十家怪

南劍州尤溪縣人。璩小十。於縣外十里啟酒房。沽道頗振。只駐宿於彼。惟留妻李氏。及四男女兩婢在市居。每經旬日。則一還舍。然逼暮必反。紹熙四年八月。夜且二更。璩擊戶而入。携酒一樽。李問之。爾既歸來。何必衝夜。豈不防路。次蛇虎不測乎。璩曰。我因薄醉思汝。又念家間乏人看覲。房內僕使自足用。故抽身且來宿卧。纔曉便行矣。消就枕。歡洽異於常時。皆是輒用此際來門不闕局以待之。至十二月。李懷姪。明年三月。璩歸。訝妻腹大。謂之曰。我經歲不曾共汝同衾枕。何由有孕。汝實與誰淫姦。速言之。李曰。從去年八月。汝夜夜將酒來供飲。兒女共慶。奴各得一盞。酒盡然後登牀。天未明即去。有如不信。請逐一叩之。衆言並同。璩不能貫究。呼房僕王八。使李詢夫行止。王云。十郎未嘗離本房。李曰。然則酒餅是誰將到。王云。今夜若復來。但留下餅。却俟來日審實。已而又至。璩別命僕韓二同王八再驗之。適見主公與主母對酌。

認其衣裝形貌言笑舉動真無少異。二僕唱喏罷急走詣酒房。璩十正彷徨燈下。以須音耗。僕告之。璩曰一段精怪。我之理會不得。即磨淬利刀。秉炬而趨。語二僕曰。隨我去。如殺誤了人。我自承當。不以累汝。及家時已三更後。令王八先割啄。李氏飲席。猶未竟。隔席問何為。曰。十郎叫送牛肉來。既得入。璩揮刀刺着男子殺之。化作老猿。凡重七十斤。李免身生一小猿。溺死之弃于荒野。

許家女郎

尤溪民濮六亡賴狂蕩。數盜父母器皿衣服典質。父濮五遣詣市鋪。從財主為役。亦復浸盜妄用。慶元三年二月。為父所逐。又竊母一金釵。不敢歸。欲駐跡坊內。慮遭執縛。乃遁於榛野間。困睡過中夜。月色正明。見好女郎獨坐大樹下。問之曰。地夏夜深。人家小娘子安得來此。女曰。我非人是鬼耳。僕曰。姐姐若是鬼。如何月下有影。且作人說話。聲音清亮。想故來相戲也。女曰。與爾方相見。何由嚇汝。我是縣市許七郎室女。因月經正行。為鄰里炒鬧隔住。遂成大病。以致身亡。葬於此地。緣生前未聘。兼是枉死。魂魄更無歸著。漫出閑游。尋常但聞鬼作為人迷惑生者。豈有肯自稱是鬼。茲可無疑。敢問哥哥姓第。曰。濮六。女曰。六哥速歸。這哩不是六哥來處。濮曰。為不合使

過父母錢物。趕逐在外。無可奈何。女令少住。遽於十數步間。取冠絲花綾木錦各一
疋。與之曰。用此變轉。可以陪得。幸便回程。濮捧接感謝。擬行挑押。女忽不見。濮始惧。
乘月還邑。明日携三縑出。適逢許七者。評價欲買。而認為女棺內所將。即拉躋收執。
謂其劫墓。濮敘述昨夕事。衆皆勿信。呼集都保。詣彼實驗。略無損動之跡。破柩視之。
尸已不存。斂時十縑。其七猶在。許哀慟而反。

周世亨寫經

鄱陽主吏周世亨。謝役之後。奉事觀世音甚謹。慶元初。發願手寫經二百卷。施人持
誦。因循過期。遂感疾。乃禱告菩薩。祈救護。既小安。即以錢三千米一石。付造紙江匠。
使抄經紙。江用所得。別作紙入肆販鬻。周見而責之。江以貧告。復增畢其直。及售紙
于肆。每幅皆斷為六七。懼而亟還家。悉力緝制。納于周。周倩一僧楷成冊。齊戒繕寫。
方及三十卷。正畫。握筆。群鴉數千。鳴噪屋上。逐之不退。起禱于像前。迨出視。蓋一鴉
中箭流血。衆鴉為拔之不能得。故至悲閔。周連誦寶勝如來救苦觀世音二佛。以
筆指之。箭脫然自拔。鴉飛如空中。周贊嘆之際。箭從天井內擲落佛龕側。靈感如
此。